遺愁集

遣愁集卷之七

成都余　㓗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計　默希洙　吳允嘉志上

黃泰來交三　顧　彩天石　訂正

友人柯　煬南陔　錢守中書紳

顧世昌咸寧、　王　賓傅巖

○○○二　集黠解

誰能排難孰爲解紛斡旋有法區別有神化有爲無處置維

精凝難犁附任我調停又消於未萌弭於未然挽回造化調劑人天不見其功莫識其權泯於無跡斯爲大賢集黙解

明天順時法司奏石亨等雖誅其黨冒奪門陞官者數千人俱命查究上問李賢曰此事不行則冒濫無稽行則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則其事始妥上然之於是冒功者盡出首改正

宋英宗初即位慈壽皇太后一日送劄與韓魏公琦諭及上與高后不奉事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官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獨對請官家不得驚動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

不可忘然既非天爲之親但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

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宮中皆燒之若泄則讒間乘之矣上

唯唯自後兩宮相歡人莫跡其實

明薛文清公瑄因忤中宮王振傳詔詣市斬之振有老僕乃於厨下大哭振問何故對曰聞今日將刑薛大夫也振聞而怒稍解會王偉上疏申救遂得免

辛京杲以私憾杖殺部曲有司奏罪當死上從之李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上問何故對曰京杲諸父兄弟俱爲國家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上惻然乃左遷之

李衡爲丹陽守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每諫不聽及即位

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無恐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異於天下必不以私嫌殺人君宜自囚表列前失明求受罪當逆見優饒非止活也衡從之吳主果詔曰衡以往嫌自詣司獄其遣還郡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失不免箠楚後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甚將謀爲變母知之遽出坐廳事會集將佐立景讓於庭大聲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逞怒之資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且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諸校皆爲之請良久乃釋士衆嘆服軍遂以安

曹翰被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存活以袱封衣服一包願質十千使回奏帝開視乃畫一幅題曰下江南圖太宗因念其父彬有大功於國家深憐之卽命召還

此與丁謂一樣筆路翰獨以父功乞憐尚有可原若謂之純乎用詐豈可與曹翰同日而語

漢文帝使田叔治梁事太后憂之不食叔至梁乃盡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詰責之叔曰上無以梁事問也梁王不死漢法不行伏誅而太后不食或生他故此憂在陛下也上然之命謁太后復命后大喜立起餐

明永樂間敵人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至正統間生養蕃

息驕悍難制會國有事將乘機變亂時值發兵征湖貴寇盗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犒賞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王陽明既擒逆濠囚於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因有中官誘令陽明釋縱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征擒獲差二宦至浙諭旨陽明乃責中貴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

唐張說有才辨能斷大事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曰此必讒人謀動東宮耳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謀破蜚語塞矣上如其言群議遂息

明江彬等忌王守仁功流言始與濠同謀及聞天兵下征乃擒

濠自脫欲并擒守仁以為功守仁與張永計謂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稱病淨慈寺永極稱守仁之忠及讓功避罪之意上悟乃免

明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矜自岩患之乃命於江南拳棒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趨如飛北人麤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躝其腰皆倒地僵臥江氣大阻所蓄異謀陰以潛折自是不敢復橫

某家婺婦之夕一賊穴壁已入矣會地有大木觸而倒破腦死

爛之乃鄰人也倉皇間思欲彌禍舉家無計新婦曰無妨令空大箱納尸於內稍舁至賊門剝啄數下疾趨而返其婦開門見箱謂是盜來之物疑夫復往他所行竊乃欣然收寘經日不見夫還方發箱點視卻是夫屍欲聲張又莫知誰殺且屍實在家恐反為鄰舍誣陷更無推諉乃密瘞而遁

劉璵劉琨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加害石崇素與劉善聞就愷索知當有變便夜詣王居問二劉所在愷不能諱答云在後齋中眠崇便徑入牽出同車而去因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今幸無恙真徼倖耳二劉愕然始悟

武承嗣三思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子則千秋萬世配食太廟立侄未聞侄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稍寤他日謂曰朕夢鸚鵡折兩翼何也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者二子也若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召還廬陵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而怒將致之死中期出或爲之說曰中期誠悍人也向適遇明君故若逢桀紂必殺之矣王因此言遂不之罪

齊景公有馬圉人悞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彼死不知其罪臣請數之王曰諾乃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誤殺之罪當死汝使我君以一馬殺圉人罪又當死汝使我君以

馬殺圉人而鬪於四鄰諸侯罪更當死公曰釋之勿傷我仁

後唐莊宗獵於中牟踐踏民田縣令當馬而諫莊宗怒叱斬之伶人敬新磨走追還擒至馬前數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爾民空曠田土以待馳驅罪固當死請亟行刑諸伶倡和聲韻悠揚莊宗大笑命赦之

曹操以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欲廢丕立之一日屏左右謀之賈詡嘿然不對操曰卿何不言是非詡曰竊有所思耳操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悟大笑遂不復易

漢元帝素不喜太子適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

弟與太子同學相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勝傍觀太子不哀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社稷爲民父母者乎太傅史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太子進見臣切戒屬慎毋涕泣致傷君父罪實在臣臣該萬死上信爲然意乃解

宋英宗有疾詔請曹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因左右讒間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復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吾心更

切也後琦見帝亦謂太后待之必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而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父母安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兩宮之疑遂釋

雖善爲解釋之語然實至情至理不是游說浮談妙在兩邊壓倒使他心中已盡氷渙乃調停事務第一法

李綱欲用張所以嘗論宰相黃潛善恐其難之且爲中阻一日遇潛善款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罷河北宣撫使獨以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臺下如所之罪誠謂不宜令勢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

爲蠻諫處要地則更不可不若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罪似亦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永樂中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以餽廷臣爲邏卒獲单目以進上視之獨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曰徐奇自都給事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恐亦不免今名雖具受否未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令燬之

明武宗時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浙二司信之命漁人索屍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

竟潛附商舟渡海至閩欲入武夷山遑遑哉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恐不克終乃赴龍陽驛就職

謝莊字孝逸孝武嘗以寶劍賜之莊以與魯爽後值爽叛上偶問及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竊借爲陛下杜郵之賜矣

臨江胡季山願秘校與客圍碁有佃夾至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帳耳公曰少待其人直前推局大駡客不堪怒公曰想爾不欠租欲來勾簿乎應曰然公即取簿勾之復與斗米慰遣之至中途妻子號哭而來問何不死其人以感恩告到家即氣絶蓋窮極服毒而來欲尋釁挾詐乃以無隙可乘而弭

梅衡湘令固安有中貴振豚蹄餉公乞爲後負公即烹蹄設飮

使召負者前呵之負者訴以貧故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不償徐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疾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爾子與妻持錙來但我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訣此生恐不得再見矣負者聞言不勝悲慟中貴亦感泣辭不願徵公起致謝卽爲破券

宋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王荆公絶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之於神宗荆公在旁曰此孺子耳何足大用當世忿然曰王鞏亦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鞏生與萬壽節同日）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陽虎敗魯人閉門捕之虎奔及門守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

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戈以傷出之者其人怨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子被罪業死而反傷我何歟虎不答去既而魯君聞失貨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咸受罪傷者獨蒙厚賞謂諸人顧縱之而傷者獨與鬬也

遣愁集卷之七

一集剖雪

剖其疑案雪其沉寃片言折獄以解倒懸燃犀燭怪秦鏡照姦覆盆得白如日中天又量其情形揆其事勢擬議於斯想當然爾出我靈機運厥巧思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集剖雪

單縣有田作者婦餉之食畢而死翁疑婦故陳於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許襄毅公宦山東天久不雨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各邑徧審獄囚至餉婦乃曰夫妻相守人之至願毒鴆殺夫計之至密焉有自餉於田而殺之者乎遂細詢其所饋飲食及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疑惡買魚作飯

投荆花於中試之犬豕無不立死婦寃遂白即日大雨

有蘇人作商於外其妻畜公鷄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殺鷄食之夫即死鄰舍疑其有毒首之太守[illegible]公勘無他故因憶鷄或有毒乃取其家老公鷄與應死囚食果殺二人其獄遂辯

鷄性喜食蜈蚣百蟲久則毒蓄於首猶如鶴頂故養生家不食老雄鷄與積母鷄又曰夏月不宜食鷄蓋爲此也

穎州有富室兄弟同居皆若無子已而婦皆懷娠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恃強盜取爲已子爭訟三年州官不決丞相黄霸令走卒抱兒去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次婦恐兒驚傷因放與之而心甚悽愴霸遂曰此弟子無疑也

責問果服

壽春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失亾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兒在同郡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證官不能斷李崇令二父與兒分居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其父曰君兒不幸昨遇暴疾死泰聞即號泣不勝奉伯咨嗟而已使還報崇遂以子還泰詰責奉伯具欵伏云先亾一子故妄認之崇乃赦之

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指乙執詣縣而甲已死絳勸甲妻曰汝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陰跡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與語絳命收繫詰其姦狀即

吐實或問其故曰吾見婦容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孺無血是以知之

張晷知鉛山有賣薪者性嗜鱔一日市歸妻烹以進忿啖之腹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夫執送官考究無他據獄不能具公至疑中鱔毒召漁人捕鱔百觔悉置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得七條與之召婦而烹出死囚與食遽呼腹痛而死遂出其婦

安重榮為武德節度有夫婦訟子不孝者重榮不加詰詢即拔劍授其父曰有子不孝汝自殺之父泣不忍舉手其母從旁詬夫奪劍逐其子究之乃繼母也因叱其母出遂從後射殺之

江淮游平章顯浴為政清平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

認得鄰不服爭詈適游行至詢其故嘆曰一蒲團所值幾何致失兩家之好乃杖蒲團數下棄之可也及舉杖得銀星遂責其鄰

傅琰事齊爲山陰令有賣鍼賣糖二老嫗共爭團絲詣琰告理琰取其絲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野父爭認一雞不决琰出過之因問以何物食雞一云米一云麥即命破雞得米言麥者作服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寃乃令羣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之因密呼一隸蒙盜首而背縛者易其

屨以入盜首不知即指綵屨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邑爲盜耶遽命釋之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任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記在取之及至署令人市布屢嫌不佳更別市之案得與印記相符者即擒鞫之乃劫布商賊也又一日方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無此木惟一古寺有之但去城差遠何由得至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於樹下冤魂來告我耳即令吏往發之果得一婦尸遂其僧嚴訊之即欵服（無頭公案何處着腳）

有人從他方歸見妻被殺而失其首奔告妻族族訓婿所殺訟之郡王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王曰人命至重

須緩窮之且爲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爲脫禍計存屍而藏其首必有不明請爲更獄王從之從事乃遝係其人於別室遍勘仵作行人各令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宗復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舉事其中曾有可疑者否中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其言殺其奶子於牆上舁過而器中似覺無物見在其坊隨往發之果僅得一頭首令訴者驗之則首非是遂收豪鞫之嚴拷具服乃是豪與婦私奸故殺一奶子僅函首葬之反以婦衣衣奶尸而置婦家易婦以歸藏之別室其冤頓白

有徽商甚富偶悅一小家婦欲私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許之

歸以語婿婿不從强而後可卜夜爲其招之故自賠而令婿王
勝商來稍遲見婿已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疑商殺
之訟於郡商曰相悅有之何至見殺官不能剖一鄰老訴云殺
或有之藏首何用何時有叫夜僧在街募化於殺人後遂不復
來事屬可疑官密乃禁商使人察僧所在果於旁郡行腳因以
一人着婦衣居深林中候僧過掩面作女人聲呼曰和尚還我
頭來僧心虛大驚曰頭在汝上三家肉鋪鈎上果出縛之解至
可見行腳和尚公案
僧知語洩欵云向夜見其門啟初欲入盜因見婦盛裝泣坐牀
側求淫不得怒而殺之携首出掛鋪架復拘其家至曰有之懼
禍及因移挂在上十家門前樹上又拘其家至曰有之因天明

未便移葬郎埋在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一有鬚男子再捕而媪首始出因究此頭何來乃供十年前斬讐人某韜首埋之於是二人皆抵罪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賈宮有女見一生韶美悅之有賣婆在旁曰此吾鄰家子也爲小娘子作伐成佳偶何如因與訂定乘夜而來女付物爲信婆歸以女意誘生生不從婆有子無賴知其事乃逼母信物假生夜往女不及辨就之一日其家舍二客因移其女而以女榻讓焉夜忽有賊斷其雙首而去明日鬧於縣以爲其家殺之而嫁禍無有殺之何爲因問榻向臥誰曰是我女兒今日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詢曰汝姦夫爲誰可速供出

女懼曰某秀才也逮生至曰婆語有之實未至其家極言其枉令見生少年秀雅狀貌敦朴頗有疑又問女云秀才身上可有麼記驗否曰左臂上有一大痣視之無有因沉思曰婆有子乎曰有急拘其子驗悲果然曰殺人者汝也刑之輸服供云其夜再往圖姦因黑夜摸得二首以爲女復有他好怒而殺之願抵罪父與生因得白

大凡獄有可疑者其中必非無故只是承問者一時任性橫加拷掠嚴刑之下何事不承以致獄益難白此令既聰明又寬厚平心靜氣輾轉推求何憂不得其情耶

咸都有姦獄一曰和姦一曰强姦梟長不能决申之郡守曾永

清公曰易辨耳令隸之有力者盡去婦衣不許留絲寸於是孝衣盡去獨存褪褌婦抵死自持隸竟無如之何公大笑曰我於無疑矣婦苟守貞衣且不易去況可相犯耶責令具款果遂供

子以死故不情擬亦之

服

陳驥爲江西僉憲初至任夢一虎帶三矢登舟覺而異之會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案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某女富而夫貧女家恆周給之生甚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圖婚而無策後貧士迎親時彪與之偕行謂之伴郎途中生遇盜殺生父疑女家嫌其貧故謀殺其子欲以女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計娶其女也訟之官問者強按其女有姦故謀殺

夫蒙混成獄騏呼其父母又極稱冤因謂生父曰汝子交與乎背誰爲最密曰有一周彪騏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況又作其親迎嫚爲是矣暫收之禁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誌而彪名在焉既至設餅飲之酒半獨召彪入後堂握手屏人曰人言汝謀殺貧士而欲求致其妻吾憐汝有學此獄一成不可反覆汝當吐實吾好救汝彪出其不意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口詞潛令人緝至同謀者一訊成獄以彪抵罪立雪其女一郡驚爲神騏

西川黃孝先以善軌革名世有客王旻因傳貨至成都求爲卦先判曰叶作莫住叶洗莫洗糴一石穀搗三斗米遇明則活遇

晴則死旻受命及還途中遇雨憩一屋下路人甕塞乃思曰吁
住莫住得非此耶遂起未幾屋覆衆被壓旻獨免妻與鄰子有
私許以終身俟夫歸令洗浴暗中剌死旻抵家及夜果呼旻浴
旻復悟曰教洗勿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沐妻怒乃解衣自浴忽
壁縫中伸出一鎗被剌旻大驚莫知其故明日鄰舍坐咸謂旻
害妻呈之郡守王明加以酷刑旻泣曰死則死矣但可恨者孝
先之言不驗耳左右以語上達明沉思良久問曰汝比鄰有康
七否旻曰有明日殺汝妻者必此人也衆咸未信急令捕至詢
果服罪僚佐駭問明曰吁住教沐二語已驗一石穀舂得米三
斗豈非康七乎遂明則生擒于獄之白聞者始悟

祝知府又嘗勸農出郊適有兩家牛鬭一牛竟死牧者訴之公判曰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共享生者同耕時人嘆服

遣愁集卷之七

一集弘度

度越八方兼包萬有含弘廣大溥博咸周超出等輩逾軼凡流若有个臣有容休休集弘度

唐高祖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進上詰之對曰未有奇才上曰君子用人如器當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德彝慚

唐大將軍長孫順德受絹事覺太宗更賜絹以媿之胡續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心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唐魏徵好切諫太宗殊憚之一日謂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又嘗自臂佳鷂望見徵來急匿懷中徵知之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何是君方能有是臣

唐盧承慶考中外官有一督運官遭風失米判云監運損糧考下下見其人容色自若更其雅量改注云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亦無喜容又改云寵辱不驚考上上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自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唐陸宣公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貢賦巳闕可不必賑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上溪然

之

宋太祖微時嘗依隨州刺史董本宗其子遵誨縱侮之一日謂曰毎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蛇化龍飛去是何祥也太祖不答及即位召諭之曰卿尚記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懼恐請死上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以爲通遠軍使

寇準與王旦不和數短旦於帝而旦專薦準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即上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密令送還準由是慚謝後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吾素不受私請準相豈可求得耶準甚憾之已而竟同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薦準始愧歎爲不可及

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李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之帳中責曰將軍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調兵分進破之金兵退剛中馳歸謂李蘩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蘩歎曰身為督戰而成功不居剛中度量過人遠矣

徐存齋年未三十由翰林督學浙中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時人翕然稱其雅量

劉晏於揚子置場造船每艘給以千緡或言其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宜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若遽與屑屑計較安能保其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猶可過此則不堪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奏減其半及咸通中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平湖陸太宰光祖初爲濬令有富民枉坐重辟相沿數年官以其富恐涉嫌疑不敢爲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上臺臺使曰此人素以富名奈何驟出之陸曰但當問其事之枉不枉不必問其家之富不富果不枉夷齊恐無生理如枉

附朱亦無死法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爲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稟省轄孫太宰丕揚在垣中以專權劾之落職辭朝遇孫公揖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貲相成但今日吏部衙門囑托者多不專何以申公道孫沉思曰誠哉吾過也卽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陞遂得起復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圍爐使諸伎把琵琶捧觴侍立而一千戶適訓邊還郎召入與談邊事甚悉大喜曰爾斐矣須飲熱酒郎手酌金巵賜之復談益快命絃琵琶侑觴卽并金杯與之已而又談更樂甚乃指妓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効死積功至都指揮使

千戶亦非庸人

王越値邊人叛夜襲其營將至聚風驟起塵且翳目衆惑欲歸

名將老將有此見識

忽一老兵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人不覺歸而卒遇入掠

與虛心收攬賢才

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聞之不禁下馬拜服及功成推卒爲千戶

平蔡乘雪奪崑崙乘雨而皆以夜進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之謂也

宋呂蒙正素貧賤及拜相入閣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佯爲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

秦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之

繆公曰是吾駿馬也諸人懼而起公曰吾聞食馬肉而不飲酒者必殺人乃以醇醪以次飲之殺馬者皆慚感而去居三年而晉攻秦公被圍食馬者相謂曰今應出死以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奮擊晉師無不一以當百公潰圍而出因以致勝獲惠公而歸

婁師德謂弟曰有人唾汝面當何如曰勿與爭第拭之師德曰此所以爲我憂也人唾汝面方且怒汝若或拭之是益其怒唯有笑受自乾耳

光武攻王郎斬之破邯鄲得將佐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絕不檢閱悉令燒之曰使反側子自安

郭曖尚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主恚入奏子儀聞之囚曖入朝待罪代宗曰不呆不聾作不得阿家翁兒女閨房之言勿聽

南漢主劉鋹苛斂奢淫宋太祖聞之曰我當救此一方民乃命潘美等伐之師克雄州鋹降至汴封恩赦侯嘗從遊講武池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捧杯涕泣帝曰朕本推心置腹安有此事即命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大慚謝

晉謝尚不與蔡系論朝事不合蔡推謝墮牀冠幘傾落謝徐曰遊爾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爾後俱不介意時甚稱其度

宋太祖與趙普論桑維翰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上問云何曰愛錢耳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彼窮措大眼孔小若賜以十萬貫則塞破其屋子矣

鄭元業才量兼至策試時夜有同試人乘醉突入鄭爲輟半鋪地以止其宿其人曰伎取一勺水爲煎一碗茶鄭欣然從之後鄭狀元及第其人來謝曰既取水更煎茶凡夫俗眼當時不識貴人窮相骨頭今日遂爲後進

山西巡檢郭進有軍校詣汴誣以不法事宋太祖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軍來侵進詣之曰汝敢論我洵有膽氣今貰汝罪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若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

克捷進呈薦之

吳程普以周瑜位出已右數侮之瑜絕不與較更折節下之普後敬服嘗語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令人自醉

隋鄭譯爲上柱國而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詔除名下制曰譯若留之於朝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市入地爲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之熟讀仍着奉母同居徵發

奇章公牛弘有弟好酒性酗嘗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告曰叔射殺牛弘漫應曰以之作脯妻默然而退

揚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丞不知爲何官與坐抗禮漫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笑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

史至乃促令讓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到則公門人也睨而起君丞始驚愧蒲伏乞憐公不之較

沈士麟嘗行路隣人偶認所着屐公曰是卿屐耶笑而與之卸既而反隣求得已屐送還謝罪公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更無一言

漢劉寵入相告歸出京師欲息郵亭吏拒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爾不可得也公竟不言而出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出於宮製有兵士於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共誰眠此袍經手製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身緣兵以詩白帥帥進之朝玄

宗命過示六宮曰作者勿隱朕不罪汝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憫之遂以配得詩者笑謂曰吾與汝結今身緣邊士皆感泣

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言此地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遂捐作學基即今蘇州府學是也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惡少指曰夫夫名爲善士吾試辱之乃高聲呼其名公如不聞及歸使召諭曰若幸遇我毋犯他人恐不宥汝也笑而遣之

光廟年甫十三經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講案前有銅雙雀故事叩頭畢從雀下轉東面西立一臣誤出其上光廟囑內侍曰移銅雀可近前些衆皆嘆服

屠滽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公子沿途驟動人以告公意必加譴公但呼語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今後愼毋爲此

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范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亦意解卒議相符而退

宋仁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謂嬪御曰渴甚可速進茶來嬪曰官家何不外面諭取致久渴耶上曰屢顧不見苟問之必有待罪者故忍而歸左右皆頓首動容

張莊懿公鎣巡按山東初到臨清爲酒家簷標挈落紗帽左右失色公命拾帶之聲色不動且日州守縛其人親來待罪公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掛高些遂遣出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凡士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無意閽人不為通是日有不他出即懸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潞公有老僕顯貴二十年只稱司馬秀才一日子瞻來謂因而教之乃改稱大叅公公驚問以實告公笑曰好一僕人却被東坡教了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輩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既而問何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衆始驚散公殊不為意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於頔家郊思慕不置因寄詩云公子王孫屬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

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頔偶見之即召崔携婢而歸

光武時有人告馮異威權太重百姓歸心帝以章示異異懼上書陳謝乃詔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焉

宋韓魏公琦出鎮中山有門客夜半踰垣出宿娼家公知之乃作種竹詩以警之云殷懃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客聞而自愧亦作詩云主人若肯憐高節勿使狂枝受斧斤公感其言乃置一女奴贈之

謔燕集卷之七

○○○一 集狠辣

賊以毒計陷以陰謀廁中可置刀淵可投蜂蠆成性蛇蝎爲侔刀藏笑裡無異李猫又法不可玩情不可求殺人如戲刈人如仇胸藏經緯腕挾戈矛擬之薑桂其辣不休集狠辣

李世民欲反恐父淵不從先令裴寂以晉陽宮人侍寢謂曰二郎欲大舉正恐事覺坐誅耳乃乘間屏人說令起兵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復說淵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事巳如此無可奈何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父尚可劫何况兄弟）

武后既立乃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之酒甕中日令二嫗骨

醉越數日而死

雖極狠毒然較之呂后投戚夫人於廁中還覺乾淨有韻致一笑但未知后與妃平日酒量何如好飲與未今有醞酒生事者當以此法處之令其心醉使其骨酥

李林甫性險刻善排陷人而人不之知嘗謂李適之云華山有銀鑛采之可以富國帑不為上言之適之信果為上言上問林甫對曰臣知之已久但華山為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謂愛己而踈適之

盧杞惡顏真卿乘李希烈陷汝州告上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敬信真

其人也。上以爲然。詔下。舉朝皆失色。及往。果爲希烈所縊。

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以吉溫羅希奭爲侍御史。二人隨其所欲鍛鍊成獄。時謂羅鉗吉網。

唐李振舉進士不第。深嫉縉紳之士。乘朱全忠爲亂。進言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頷之。乃聚朝士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其屍於河。

宋真宗自澶淵還。王欽若深嫉寇準之功。私進曰。陛下謂準有社稷之功耶。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州之役是也。傳者輸錢欲盡。乃釐所有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頓準寵衰。遂出知陝州。

宋眞宗得瘋疾事多决於劉皇后丁謂力譖寇準貶知相州帝不知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左右畏謂威皆莫敢對後復議貶爲雷州司戶必欲致之死乃遣中使齎勑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相州衆皆惶懼準方與郡官飲宴神色自若使人謂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使不得已乃授勑準拜於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宋仁宗朝石介奏記於富弼勸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摹成遂改伊周爲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甚信而弼等懼不自安皆請行邊介亦求得外補

秦檜以岳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與張俊謀殺之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俊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訐告號鵰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頗有銜恨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麾伍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庶帝不疑乃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赴樞府鞫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承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即矯詔使召飛父子證憲事拘詣大理獄遂誣飛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附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及韓世忠等皆詰其實悉不聽卒殺之於大理獄

死於大理獄與死於東窓下同一死耳不見秦家夫婦至今存也爲之三歎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乃引李沐爲右正言使劾汝愚遂出知福州御史胡紘復希侂胄旨上言汝愚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倡引偽徒將謀不軌責令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暴卒天下寃之

明嘉靖時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來投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一日盡爲竊去生甚慚憤欲爲廣游以與一遇忽一日値於吳之閶門丹士不待啟齒即邀飲肆中

慇懃謝罪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雖與吾計總無所補今洞庭山有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即便舉事奈急不得來君肯權作吾師取償於彼特易易耳生急於取銀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備至其家執師禮甚恭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謂師在無慮也居數日復竊金遁因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具剖所以僅得釋歸親知見其髮種種莫不訕笑生益愧恨杜門不敢出

明萬曆中京師有三婦人僱騾騎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一少婦欲下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因倩男子佐之下即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騾曰我腹痛不能急行男子旣不欲强少婦

追二婦又不可得乃少憩道旁候與偕行不想少頃已反走久矣是日三騾俱失

失金惧於財失騾惧於色甚矣財色之害人也計雖狠亦由貪癡所使耳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所信服抱貞因往詣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實可乎僧應諾復謂曰但說言擇日鞠場焚身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以相出僧信從之遂陳狀聲言乃命於鞠場積薪貯油爲七日道場晝夜香花燈燭梵唄雜作復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吏兵將士羅拜其下以俸

入境爲施堆貯其旁由是遠近競傳士女駢集捨財億萬計滿七日遂聚薪發火煙焰蔽天大衆遶壇擊鐘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塡塞地穴餓頃僧薪俱灰所得貲財悉輦入軍庫別求所謂舍利者造塔安厝焉

曹操征袁紹軍中缺糧管運官王垕來稟操曰姑以小斛支散可足垕曰倘軍心不服奈何操曰我自有處垕果如操言操密探諸軍盡出怨言乃呼垕曰當借汝首以壓衆心妻子我厚撫之垕曰臣有何罪操曰我固知無罪但事已如此不得不爾遂令塞其口題其背云故行小斛竊盜兵糧特按軍法斬首示衆傳徇各營衆始無語

張敞爲京兆尹、將去任、使掾絮舜按事、舜私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治事、敞聞之怒、遂殺舜、後爲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歲餘、冀州盜起、復爲刺史、盜賊屏息

李膺拜司隷校尉、時黃門張讓用權、其弟朔爲野王令、貪殘不法、畏膺、往匿兄家合之柱中、膺探知其狀、率吏破柱、擒朔殺之、諸常侍屏息不敢復縱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亾、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魏文侯使西門豹爲鄴令、會父老問民疾苦、對曰、苦爲河伯娶

豹問其故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
爲河伯娶婦因與巫祝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
云是當爲河伯婦即令沐浴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帳牀
席居女其中卜日浮諸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云即不爲河伯
娶婦終爲水來漂溺於是人家多携女遠竄故城中以空豹曰
及其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之至期豹乃往會河閒鄴三老官
屬豪右里長父老咸集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一老女子也女
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巫祝三老曰其
女恐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者相送嫗未及答即
使吏卒共抱大巫投諸河中有頃曰嫗去何久更命弟子趣之

凡投入三弟子復曰是輩皆女子想不能白事須煩三老入達

之三老戰慄不能出聲復卽捽三老於河豹自簪笏罄折嚮河

拱立待之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久不還報奈

何不若使廷掾豪右各一人疾入再趣之衆相顧失色皆叩頭

流血請死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觀衆如死灰然豹乃投簪大笑

曰廷掾起河伯不娶婦矣吏民震懼其風遂絕

倡其禍者巫與三老此外不過因人取利殺其尤者已足戒

其餘罪分首從煞有分毫吾吳相傳上方山五侯好酒喜

財更兼愛色亦往往有娶婦之說卜筮爲之判斷巫覡爲之

擾鼓愚人因而疑信自春徂冬遊船鼓吹驛絡不絕甚至有

借債者祈福者禳禍者係患者招魂叫魄者舉國若狂紛紛不已歷千百年如一日洵是蘇城一大弊康熙乙丑秋中丞

湯中丞公諱斌者撫吳特命移像付之水火毀廟宇爲伏魔

聖殿并禁止民間欵待花筵等項而民竟相安如故神亦絕不爲祟其亦與西門公同一卓識歟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訟子不孝傑物色非眞因語婦曰若子法當死後得毋悔乎答曰惡子無狀不悔也傑命婦市棺爲殮屍具而陰使人蹤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密語頃之果擡一棺至傑命人捕道士前來嚴刑鞫訊實與婦私而礙子不得逞因而令訟之者傑乃杖其婦即殺道士納之棺

呂夷簡子公弼爲成都守治尚寬厚人多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當杖桀悍不受曰寧以劍死不甘受責公弼曰罪止於杖不應至死但杖者國法劍者自請乃杖而後斬之軍府爲之肅然

張詠知益州嘗有小吏忤之命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詠聞之曰脫亦何難即命就械斬首郡吏悚懼不敢再犯

大快然亦殺一警百之妙

司馬懿夫人張氏有智畧懿懼曹爽謀害托病癱瘓不起一日晒書於庭忽暴雨至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氏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隋文帝時當州總管趙諱貪虐不法猥瑣多叛夫人鄭氏力諫

苦爭了不知改將至敗壞因不得已密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陳訥罪狀上置訥於法即勅夫人掌州事招慰叛亾乃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遍州郡宣述上意所至皆感泣降服及歸仍謹守訥塋不復視事上雅重之詔封爲誠敬夫人命其子襲爵

德昭死秦王廷美不自安棠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言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上意遂決廷美因得辜乃遣就第復詔貶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

後漢蘇章順帝時遷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甚姦贓章行按其狀伍太守爲設酒餚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

止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卒舉正其罪

嘉靖中胡宗憲誘汪直投降直與胡皆徽人遂初信因以銀十
萬托胡饋嚴嵩不惟免議且與授指揮之職嵩受賄欲擬投降
有死錫銜示勸之旨會三司法官持議甚堅而不諭又復藉藉
竟票旨汪直梟首其黨葉宗滿王汝賢等既稱歸順發邊遠充
軍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
物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欲杖我耶爾能杖我未
必能殺我也詠閱之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

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立斬以徇然後中府自劾郡守嘉其能斷群吏震肅不敢再犯

石崇豪富每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不盡欵使黄門立斬美人王導與敦常共詣之丞相素不能飲輒勉强至醉及到大將軍前固辭不飲以觀其變已斬却三美人顔色自若不飲如故丞相不忍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家事崇爲氣奪令不復行

明景泰丙子劉文介儼邑文懿原主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子稱屈於上欲罪二尋上不從惟其子會試時張寧爲禮科勧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

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忠憚之戒天下壯之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等名益起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擢赴都奏事逗遛不返賂遺楊國忠除御史中丞兼劍南節度勑甫下適翰入朝就第謁見翰命步卒捽之庭下數其罪[illegible]殺之然後奏聞玄宗下

遣愁集卷之八

成都余　裔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矦纂輯

吳時森青霞　周　嶽贍奇

友人　俞　瑒犀月　張闓眞炎貞　訂正

宗學曾德永　李　炳敷五

黃　珍憲尹　汝周錄其修

○○○一集聰慧

繇聰與明實乃天生既聰且明光貴乎眞聰明不眞反足悞

人遐思往哲良獲我心又人家養子咸願麒麟生男不慧不如不生穎敏越世俊秀軼倫緬想佳兒的的可人集聰慧

晉嵇康爲人放達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鍾會聞其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韓信請爲假齊王漢王怒張良躡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禁信之自王乎王悟佯曰大丈夫卽爲眞王何以假爲遂封爲齊王

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武臣討之反爲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爲所殺有廝養卒說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曰君未知

其所欲也彼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人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意欲殺之以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破燕必矣燕懼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曹操與楊修至江南道經曹娥碑見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修知否答云知之操曰姑且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忽悟乃令修解之答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乃女之子虀臼受五辛之器是隱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只爭遲速已差多少一如孤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魏文帝與曹植異母兄弟也忌植才名欲中以法乃令七步作詩不成治之植應聲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丕不覺感泣遂釋之○

劉婆惜通文墨滑稽善舞迴出恒流時貴多重之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為贛州監郡文章政事躬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公餘即與士大夫酬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過贛進謁全時賓朋滿座頭戴青梅一枝行酒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席客續之衆未及對劉斂袵進曰能容妾措詞乎全曰甚好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心酸留意兒難撇捨全大稱賞遂納為側室後兵興子仁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此更雅[illegible]

上官桀以霍光不納其孫女入宮惡之乃詐為燕王上書詆光

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
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昭帝年甫十
四。左右皆驚。俄而上書者果亡去。

庾亮以南頓王宗與蘇峻善、殺之。而帝不知也。時成帝尚幼。一
日問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流下曰。舅言人作賊。
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將如何。亮懼變色。

鍾繇子毓與會。小時值父晝寢。共偷服藥酒。父時已覺。託寐竊
觀。毓拜而飲。會獨不拜。既問何以有拜有不拜。毓曰。酒以成禮。
不敢不拜。會曰。偷本非禮。何以拜爲。[illegible]及年至十二三。各有令譽。
魏文帝召見。毓面汗流。會獨無汗。帝問其故。毓曰。悚悚惶惶。汗

出如漿。曾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上大奇之。

鄧艾口喫。語必稱艾艾。晉文帝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固是一鳳。上大稱妙。

晉時有小兒父病。乞藥於醫。醫問何疾。曰患瘧也。醫者曰。吾聞君子不病瘧。尊人明德長者。何以病此。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楊修九歲。聰慧過人。孔君平坦常詣其父。父不在。呼兒出迎。菓設楊梅。指戲曰。此是君家菓。修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謝仁祖尚年八歲。父鯤宴客。時尚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歎

曰此少年實一座之顏回尚曰座中無仲尼安得有顏回

東坡與小妹黃山谷論詩妹云輕風細柳澹月梅花中要加一字作腰成五言聯句坡云輕風搖細柳澹月映梅花妹云佳矣未也黃云輕風舞細柳澹月隱梅花妹云佳矣猶未也坡曰然則妹將何說云輕風扶細柳澹月失梅花二人撫掌稱善

謝太傅寒日內集與諸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喜稱善道韞即王右軍次子凝之妻也時名女學士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可作金石聲啓曰子之金石非宮商中音也然每閱至佳處輒嘆云應是我輩語

桓温命袁宏作北征賦、既成、與時賢共賞、咸嘆美之、時王珣在坐云、往則佳矣、惜少一句、得寫字足韻更妙、宏即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訴風流而獨寫、桓大喜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附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

楊德祖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立榱桷、王出看題一活字於門、便去、修急令改之、人問故、答曰、活在門內、濶也、或餉酪漿一甌、王噉少許、蓋一合字於蓋上、以付楊修、修仰令人分食之、衆不解、修曰、一人吃一口也、

文遵妻趙氏嫁女臨去、教曰、慎毋為善、女曰、不為善、將為惡乎、

曰非也有心爲好則人必忌之善尚不可爲况其惡耶

張蒼梧是愍之祖嘗謂愍父曰我不如汝其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愍年未數歲斂手向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時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人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事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以爲隱己情好遂疏讒言以息

王導見晉明帝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導爲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直至高貴鄉公之事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楊玠聰敏善記娶崔季讓女崔富圖籍縹緗滿架玠遊其舍覽記殆盡乃戲呼曰崔氏藏書供爲人盜盡矣崔急檢視一無所遺玠笑捫其腹曰是亨藏之經笥中耳崔不信及爲稽考果皆熟識

劉裕伐秦以劉穆之爲左僕射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目覽詞訟手答書牋耳行聽受口答應酬五官並用悉皆贍求

徐穉年九歲嘗月下戲要或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不更明耶答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融年十歲隨父至洛時李膺有盛名詣門者非儁才清稱不

得通孔到門謂守者曰我與李公通家子也既通前坐元禮問君與僕何舊對曰先君仲尼與先人伯陽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也李大奇之適陳韙至人以其語告之陳曰小時了了長大未必能補孔應聲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慚

戴大賓八歲遊庠十三登賢書有貴公來謁其父見大賓戲於庭尚是髫稚以爲業童子藝也戲出對曰月圓答曰風扇則風如何扇曰側縫皆入不扇何能又曰鳳鳴答云牛舞問牛何嘗舞曰虞廷百獸率舞牛獨不在其中耶貴公大驚及詢之卽大賓也

李任爲浙東僉憲路遇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拋弄書囊爲戲見其秀異召至前出對曰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應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其末一字不言且請賞許之曰莫若公廉楊詰之曰設不賞云何笑曰貪耳楊大稱賞

孫放幼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客亦少有佳稱因嘲放曰孫安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復笑曰諸孫大盛乃有兒如此放曰未若諸庾之翼翼及還語人曰我固勝之得重喚其父名

宋饒魏公節宴客襯一營妓髮插杏花容甚麗戲吟曰髮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公喜其敏黠有韻席散命一老兵徃喚已而悔之疾呼老兵老兵尚在公問何爲未

去答曰度相公必悔故未敢遽去

明文皋與學士解縉同登　江寧方橋問縉當作何好語對曰此謂一步高似一步及下橋　又問令將何說對曰此謂後面高於前面上點頭將太子久留南京一日承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見詩有感即命迎入宮中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意殊不快王景文曰良由垂綸清致不獲貪餌耳上悦

明嘉靖初世宗多忌諱科場出題務擇佳句主司因用無爲而治一節及我非堯舜之道二句疑謂無爲非有爲我非非堯舜四

字似腐謗訕皆被譴一日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勳徂落語侍臣皆驚顧失色徐日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上有喜容衆心始安

唐張說方用事女嫁盧氏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搭牀龜示之女亦不復再言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已而果然

唐時潤州守方餞客或以木瓜獻所未易有也傳以相視適一中使在座郎袖之去曰禁中未嘗有宜以上進頃之解舟而去守懼得罪便欲撤飲時有官妓作酒糾立白守云請自盡歡妾度此瓜一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問何說曰此物芳脆初因進視手掐必損何能久待人歎乎會從使還云果潰爛棄之矣守喜

召妓賞之

秦王欲侮齊襄使人送一玉連環曰齊人多智能解之乎君臣無策君王后聞之即出取椎擊碎之謂使者云歸謝秦君已解之矣

有黠童子者西鄰有好李方熟其家皆猊鬪者乃設穽牆下壅糞於其中一日偶偕二豎子同往竊之踰垣而入誤陷穽中穢及衣領顧仰首呼曰急來此有佳李一子復墜方欲發口遽掩其脣連喚來來不已俄一子又墜因相與詬病黠者笑曰我三人既同來此假令有一不墜汚中恐其笑我終無已時也

宋韓侂胄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

之方縱筆。巳飲未一二杯。壁巳昇去。敎知必爲韓所廉。丞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疾趨而入。問敎上舍在否。應曰。正在酣飲。丞亡命走闘。及韓敗。乃出應試。遂登第。

唐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與汝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卽行。用爲僕射。如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以爲疊州都督。世勣頗知其意。甫受命。不至家而去。

明嘉靖中。維亭有張小舍者。充捕役。善察盜。偶行市上。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持將數莖以如厠。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又嘗暑月遊古寺。有三四輩。席地斜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爲盜而擒之。或叩其故。答曰。如厠用草。此無賴小

人事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聳壯夜勞而晝寢劈西瓜以辟暑也時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後遇一瞽乞於塗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遂擒之果盜冒其瞽則僞也詰以重賂免期某日送至家過期不至後遇之責以渝約盜曰已輸於臥牀之左足但夜分不敢驚覺耳張猶未信曰以何爲徵盜卽遁是夜夫婦私語張殆大駭歸視牀足果有物焉驗之如所許數兼得一利乃於旁因竦然曰危乎哉性命眞懸於呼吸也自是察盜頗敏遂得令終

晉武帝登祚探策得一凡王者世數視此多少王不悅羣臣皆失色侍中裴楷進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帝王得一以爲

天下貞帝大喜

張玄年八歲虧齒先達見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玄應聲曰正好使公輩從此中出入聞者歎絶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謂有神耶無神耶景裕曰有諸浚曰若果有之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盧不能答

王右軍十歲大將軍敦甚愛之恒置帳中臥敦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入與敦屛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便言逆謀右軍覺因聞所議知無活理乃嘔吐汚穢詐作熟睡敦語甫半方憶及右軍大驚曰不得不除之急開帳見其縱橫狼藉信爲真睡於

是獲全

宋王有疾夢河中木乾謂君乃龍象無水則死恐不能活矣之宰輔對曰河無水是可字陛下之疾其痊可矣王悅果即愈

馬亮知江陵任滿當代夢舌上生毛甚不解適一僧至語之賀曰相公當再任矣馬問何說曰舌上毛剃不得已而果然

黄巢與李存孝索戰夢騎兩尾牛醒以語衆一卒曰牛生二尾是一失字不可輕出不聽果敗

宋岳武穆在襄州與金戰大勝於朱仙鎮忽夢二犬對談殊以爲疑白於一僧僧曰二犬加言乃是獄字避之乃吉不然恐有縲絏之禍不幾果爲秦檜所陷

楚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令索紞占之曰是爲陽語陰將爲人作媒介氷泮婚成會太守田豹求張公徵女使策執柯果仲春而姻聯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人皆近幸薛公欲知王之所最愛乃爲七珥以獻而中美其一明日視美珥在誰遂勸王立爲夫人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相者自言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欲驗之乃使女奴數人與妻滕國君同梳妝服飾共立於庭中請辨良賤客俯盼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婢不覺皆仰視相者遂指所視者爲國君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一日安來值康不在子喜

出迎不肯入題一鳳字於門而去喜不覺猶疑以欵待已殊以為欣康歸始知其意謂是凡鳥也

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往南都貿易趙妻孫氏不欲夫行已隔數日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大蚤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僻所沉趙復詐為熟睡周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三官人何久不來孫驚曰彼出門已久豈尚未登舟耶潮還復周甚疑異乃與孫分路徧尋三日無蹤周懼累具牘呈縣縣尹拘鄰舍詰詢疑孫有他故害夫遂誣實其罪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呼三娘子定知房內已無夫乃拘潮嚴究竟服罪

徐符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夜宿妻家是
夜妻為賊殺妻兄疑豐殺之執送有司不堪受楚誣引其狀融
疑察之問曰汝行往返頗有怪異及卜筮否對曰將發將夜夢
乘馬南渡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視見
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之
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授枕既歸妻果為具沐夜授以枕豐
記卜言皆不從妻怒遂自浴倚枕而臥不知何故被殺融曰吾
知之矣易坎為水馬為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
爻變動變而為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二夫之象馬左濕濕水
也左水右馬乃馮字二日在下乃昌字殺汝妻者其馮昌乎於

是推究果獲馮昌詰之其服曰本與伊妻有姦欲謀殺豊期以新沐及枕爲記不意豊不從婦乃自沐符枕以致誤傷遂坐以因姦致死之律人驚爲神

唐王勃多才思每爲文輒先磨墨數升酣飲盡醉引被覆臥及寤援筆立成時號腹藁

曹操西征得隴西進兵漢中劉備拒守甚嚴操意欲還適庖人進雞湯操視之連呼雞肋宜令官乃遍傳各營楊修便令束裝人問何故曰雞肋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丞相殆將歸矣已而果然

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移檄州郡其畧曰僞臨朝武氏者包藏禍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器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后見檄詞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后曰宰相之過也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

孔融以犯酒禁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端坐奕棋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兩兒可得全否兒徐進曰大人何用營心幾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果收亦至

齊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迷失路士衆惶恐管仲曰吾聞老馬善識途可使以問路乃放馬於前面

衆後隨之果得道遂越淺而渡

明姑蘇相城人姚廣孝初爲僧有異術嘗請於燕王曰殿下用臣當送一白帽子與大王戴後之燕求爲伴一日侍宴天寒甚王出對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及靖難兵起令擇日至期風雨大作王不悅姚曰殿下是箇龍正要如此方勝得勢頭起忽風吹一瓦碎之衆皆以爲不利姚曰是天欲殿下易黃瓦耳王大稱善衆心亦安

明進士楊循吉爲人聰穎甚有才名鄰居有一鐵匠得財暴發里中爲之慶號因請於楊楊題云酉齋人咸不解或問何出答曰橫看像箇風箱豎看似箇鐵墩聞者絕倒

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突入。馬文升謂野獸來禁衛、請嚴備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不在備盜、切宜慎火。人莫曉其意。未幾、禮部燬、禁中亦火、焚乾清宮。或問倣吾出何書、答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紹興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為能火、郡中須謹火燭。果燒官舍民房十有七八。余憶此事而妄爾、不意其竟驗乎。聞者大服。

宋張詠有詩名、有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材曰、太平無事、而君反恨之、可乎。宜改恨字。詠大稱善、曰、子吾一字師也。

漢蔡邕女琰、年六歲、邕夜彈琴、忽絕一絃、琰曰、得毋斷第四絃。

乎邕曰然汝特偶中耳琰曰季札觀風議四國興衰師曠聞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云偶中邕甚歎服

古例七月七日謂乞巧佳期人家悉出書文曬之欲得秀氣郝隆年七歲乃出日中仰臥或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耳

唐李泌七歲便知文玄宗以神童召見上方與張說圍碁因以方員動靜試之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棊圓若子動若生靜若死泌應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逞機靜若得意上大異之

王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摴蒱歎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耳獻之大怒拂袖而去

唐張九齡七歲能文太宗時爲中書令一時爲詞臣之冠世號文場元帥李嶠幼富才思八歲爲鳳閣舍人文冊號令多出其手前與王勃楊炯接跡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人號文章宿老

唐李賀工詩每旦出乘駿騎從小奚背一古錦囊遇所得佳句即內入囊中母見之曰是兒必至嘔出心肝乃已

裴太冲七歲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彭督溪異之出對云願爲小相袁應聲云竊比老彭

晉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旁李樹子幾折枝羣兒競取戎獨不動人問之答云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否則無剩餘矣驗之果然

郭希賢匆府與一長者浴於池側見龜浮水面云龜浮水上孙
開綠郭即應云雀立松梢鵲被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吳諸葛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來題其面曰
諸葛子瑜瑾子恪年方數歲亦在座見之請筆續二字權許
之遂書之驢二字權驚異遂以驢賜之
貴谿周一經甫六歲從父人郡晨旭方升顧謂曰東方日出天
開眼霧對之答曰西嶽山高地出頭父大異之後成進士
明王文恪公鏊六歲附學於舅氏適一婢送茶至戲握其手舅
知之出對云奴手爲拏此後莫拏奴手即答云人言爲信從今
勿信人言

劉晏八歲以神童爲秘書正字玄宗召入樓中楊貴妃抱置膝上爲之巾櫛施粉黛上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一朋字未正上默然爲之動容

明永樂十一年五月五日成祖幸東苑觀擊毬射柳羣臣及萬民聚觀自皇太孫而下以次擊射太孫連發皆中上喜曰今日臣民畢集朕有一言爾等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即叩首應曰一統山河日月明羣臣駭歎懽徹而散

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都有尚書某緋袍送客方在打躬高適塾歸背衣綠衫呼語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高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如也尚書大驚

明于肅愍公謙幼時母梳爲雙角就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應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異之公回語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乃束髮爲三角古春又遇復戲云三角如鼓架公笑云一秃似雷槌古春大駭謂其師曰此兒長成必救時之相也

解學士縉幼聰慧太祖以神童召見出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答曰兎毫筆寫狀元坊後爲學士侍文皇嘗謂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即應曰容易文皇不省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屬解答曰臣適已對矣上始悟不覺大笑

明程敏政號敦篁以神童至京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因留款指

席間菓曰因何荷而得偶藕程卽應云有李杏不須梅媒李大稱賞

許衡性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六七歲時受學於蒙師問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太奇之謂其父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及長果爲一代名儒

維山邢太史六歲在蒙館偶一工部主事避雨入塾指邢曰小學生穿紅着綠內家裝外家裝應云老大人衣紫腰金素富貴行富貴因語其師曰此非凡兒也

李東陽早負奇氣六歲時與程敏政並以神童受純皇帝召見至宮門限高不能度上笑曰書生腳短李卽云天子門高及殿

宴御羞有蟹上指曰螃蟹渾身鱗甲程應聲云鳳凰通體文章

李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顧侍臣曰他日一箇是宰相一箇是翰林後果如其言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話頭令家人叅答一日問曰古人並坐不橫肱何說也其孫女方七歲對曰恐妨同坐者

潮陽蘇福年八歲賦新月詩云氣朔盈虧又一初姮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

周敦頤嘗爲分寧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通判程珦以其學爲知道使二子顥頤受業

嘗數曰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因見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曰非從周茂叔來耶世號濂溪先生

陸九齡累世同居闔門之内肅若朝廷與兄九淵爲師友世稱爲二陸九淵方三四歲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悟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也學者號象山先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問曰汝意長安何如日遠近答曰日遠長安近但見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異之明日宴羣臣告以此語乃更問之答曰日近長安遠帝

材在此作與

失色曰爾何異向者之言耶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衆益奇之。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談張玄之顧惇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於聞語時神情都不相屬向瞑於燈下見二兒共叙主客之禮畧無遺失和喜乃越席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寳

吳呂蒙不學孫權勸之讀書後魯肅過之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矣蒙曰公何小覷人耶士三日不見即當刮目相待

弘治爲東宮時每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命坐陳說及畢則語云先生吃茶局丞張墻以爲太過東宮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成化末四川人鄒智生而穎敏年十二能文章遊泮宮居龍泉菴掃樹葉聚焚以照讀書丙午領鄉元郡人聚觀乃於馬上口占云龍泉菴內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

尚書吳洪爲南京刑部郎中時其子山隨父之任年方十二偶同羣兒出遊過撫江毛理衙門値理出儀從整肅羣兒驚散山獨不動理見詰問曰何物小兒敢爾唐突官長我出對與汝能對則已否當懲戒汝因指壁上所畫麒麟曰獬豸當門昭法象之體統山應聲曰鳳凰出世顯奕代之文明理大奇之即以女許字焉山後舉進士官亦至尚書

新鄉縣人王敬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家五年還產犢三十索之進云兩頭已死只還老牛四頭餘悉坑之敬忿呈官裴子雲令送敬赴獄叫追盜牛賊李進來進至叱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蒙敬首遞南牆下進惶怖吐款云三十頭總是外孫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因令去布衫進見曰此即外甥也雲曰若是應悉還他但念收養五年應分數頭與之合縣大服

晉王敦反夢一木撐天求解於許眞君遜遜曰木上加一乃是未字只宜守舊不可妄動動則必覆不聽果至危敗

侯白好譎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戲之曰日之夕矣素笑

日爾謂我等為牛羊

一集譎詐

過不嫌詭術不厭巧微乎其微渺乎其渺智日以深姦日以

老英雄欺人厥惟斯道集譎詐

宋狄青宣撫廣西敵將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令節乃大張燈火首夜宴從軍樂飲徹曉全無戰備次夜復宴如之至第三夜飲至二鼓時忽稱疾作暫起如內使副元帥孫元規代主席云少飲藥便出仍數使人勸勞坐客暢飲達旦未退忽有馳騎來報甫三鼓衞將軍親率精銳已奪却崑崙矣衆大駭稱爲神異

王文度弟虔之小字阿智惡乃不翅年長無婚孫綽有女亦僻錯無婚嫁理因詣王求見阿智一見便言此兒亦可殊不如人所傳何爲至今未婚我女頗不惡欲與姻但恐寒士不宜與卿計文度欣然啟藍田文聞驚喜旣成女之頑嚚反過阿智人乃知興公之詐

燕破齊盡有其地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圍之莒人曰安平之戰田單以鐵籠得全因立爲將以拒燕適燕昭薨惠王立單縱反閒曰毅與新王有隙畏誅不敢歸假以伐齊爲名齊人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乃使騎刼代毅毅奔趙單瞻令城中人食必祭祖先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遂舉

卒師之每事輒拜於是收牛千餘頭束兵刃於角而灌脂束葦於尾鑿城數十穴夜燒其端而縱之牛熱怒犇燕人觸之盡死大潰敗殺騎刦一夕齊七十餘城皆復焉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議之乃先設驗持鹿以獻曰此馬也二世笑曰丞相悞耶指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陰中言者以法嗣是人莫敢言其非

曹操出征偶失汲道軍渴甚乃遥指曰前有大梅林一株甘酸可以解渴命往取之士卒聞言口皆水出乘此得及前源

宋米元章有潔僻周仁熟性巧詐與之交契一日常言得一古硯非世間所有殆天地秘藏問說曰公雖名博識然所得之物

或眞贋各半特善詐耳易借觀之茶葉發箭檢取周隨取水滌手以巾拭者再若敬觀狀及出視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但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試之急未至周即唾涎磨之茶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硯已污矣永不可用乃擲棄焉他日再往遂袖之而歸

楚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進見使佯驚曰吾以爲亞夫使耳乃項王使急令撤去更以惡草進使歸報羽果疑亞夫

漢公孫弘爲相止用布被汲黯指言其詐武帝問之弘曰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但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語上謂其謙讓逾厚

陳羣勸帝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我我其爲周文王矣及病革遺令分香賣履絕無一語及禪代事且語衆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待天下清平方乃出仕及被徵立功亦不過欲題墓道曰漢故將軍曹某之墓足矣孰意爲國討賊身爲宰相位極人臣意誠過望設朝廷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强盛言有篡逆之意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捐軍衆竊恐巳離兵柄爲人所禍此身一敗則國家亦至傾危是以不敢慕虛名而受實禍也

此是眞心

檀道濟伐魏與戰多捷食盡引還人以告魏追之道濟夜分乃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追者見之以爲資糧有餘不

敵退全軍而還後有詔見收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懼

李義府貌險忌刻與人言必微笑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能害物稱之爲李猫

宋忌江南都留守林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畫像懸之別室值江南使來引觀之問何人曰林仁肇也曰彼將來降先持此爲信使歸白李煜不知其間遂鴆殺之

范宗尹既去秦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奈無相位不可行也語聞高宗信爲然遂以爲尚書右僕射

元昊寇渭州韓琦遣裨將任福禦之違琦節制初與敵遇佯敗

福引騎追之陷其伏中知墮其計遂前格戰得數級合於道旁封襲謹密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傷一飛趣夏陣中忽樹旗四面兵起福戰死琦亦被貶

虞詡爲武都守羌寇率衆數千遮於陳倉詡停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羌疑不敢逼或問之答曰敵衆我寡徐行則易爲所及見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示弱今我示強勢不同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弱弩羌謂矢弱不足畏并兵急攻乃使二十強弩合力共射發無不中中無不倒羌始震退復

出城徐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門出北門入西門出南門入貿易衣甲凡轉數迴羌不知其故更相恐怖謂計賊當退潛遣五百人闇道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奔還因掩擊大破之竟不知兵從何來亦不知其多少羌大畏服永不復犯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相持四旬逖軍士乏食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左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亦苦飢謂逖軍豐飽大懼宵遁

初張顥與徐溫謀弑節度楊渥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心不若獨用我兵張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喜從之後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人以溫不知謀竟免於禍

或言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無計得留荀伯玉教其遣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分行境上宋主聞之遣道成還本境備之

明劉瑾欲專權乃搆雜藝於武廟前候其玩弄則多取各司奏章呈請裁決上曰我用爾何爲不代爲理之乃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此者再後事無大小惟意出入不復爲奏

東海孝子郭純母死每哭則羣鳥大集有司以爲孝思所感旌表其門或異之私察其所由乃是每哭則撒米於地飛鳥見之爭來就食數數如此所以一聞哭聲莫不競湊（後田單[illegible]其[illegible]然[illegible]取米於[illegible]出）

明方士藍道行以乩術得幸於上世廟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

壙中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汚穢不能格眞仙後中官竟以咨封授之使自焚道行乃爲僞封付火而瞻其眞跡私咨覘所答具如旨上益以爲神信之愈甚後嚴嵩用事因假神仙之說誅去之廷臣咸賴其力焉

漢桓帝時宦官張讓權傾中外有監奴主家扶風富人孟陀傾囊帑結奴甚德之問何所欲陀曰無他惟願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謁讓者車馬塡門陀一日詣讓避不得行奴望見爲率諸奴拜迎於路共轝而入衆大驚咸謂讓厚陀爭先納款旬日積貲巨萬

程游了山素與秦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邀至府第內閣一室蕭

然。獨粲上有紫綾褾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文彩甚麗語

無所事因兀坐靜觀反覆成誦而酒肴勞問沓至及晚稍竟一不

出乃退程巨測其意後數日特差知貢舉宣押入院程始大悟

即命是題此賦果爲擅場遂中首選

宋神宗時王安石子雱爲人性敏未冠舉進士聊睨一世不肯

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假

上自用乃刻雱策論達於帝前又諷楊繪曾布薦之遂召爲崇

政殿說書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黠腹垂過膝明皇戲指曰此腹中何

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惟有赤心耳每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

上嘗與妃共坐。麻山人先拜妃。上問何故。曰、北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魏王操嘗謂近臣云、我眠中欲斫人。自輒不覺。汝輩不可妄近。須深愼之。一日佯臥。顧刼其被。所幸人竊覆之。即起斫殺。仍復還睡。自是每寢人不敢近。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廡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乃默記幾枚。一日偶亡其二。佯爲不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去之。有親吏在傍倉卒告曰、其實甚佳。斫之可惜。檜笑曰、盜食吾榴。乃是汝耶。吏大驚服罪。自此下人罔敢作弊。

宋太宗初即位、微行過街市、遇一丐者登一富民之門乞錢未

滿四罵不休觀者靡不忿忿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illegible]
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執問攤卒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刀為
徵坐富民罪既鞫獄太宗問其服乎曰事已至此何云不服索
刀閱之遂紿之室召有司曰此吾刀也何賞我殺之奈何輕易
枉人因罰有司而釋富民茲詔諭訊獄無疎濫

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趙不之禮因
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曰
太子愛華陽君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見幸
不得爭立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遊謀立子為嗣可乎異人曰
果如君策秦國當與君共之不韋乃厚貲見夫人姊因以獻於

夫人具譽異人賢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且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爲後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遂與太子約以爲嗣使不韋還報異人變服逃歸更名楚不韋乃自娶邯鄲少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故與異人見之異人爲請不韋陽怒因而進之既而生子政嗣楚立爲秦王後并六國爲始皇帝不韋遂權傾中外復與夫人通舊好論死棄市

責數心傳[illegible]得一刀

蕭衍爲雍州刺史謂張宏策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豫州刺史裴叔業遣人詣問自安之策謂天下大勢

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向北面不失作河南公衛報曰羣小用

○事豈能遠及若意外相遇當勒馬步二萬直取橫江以覆其巢

○則天下事一舉可定如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路相

處河南公可復得耶未幾據州反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監郡初涖任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自日下馬當例王公見之以為汙已佯怒容使收其狀并物申解上司吏皆畏憚而請再四乃令取一櫃將錢物納其中對衆封緘置於廳事且戒曰有一小犯二罪俱發由是吏民聳然謂其俱備然終任滿歸登舟之日吏白廳櫃奈何公曰尋常果有定規須有文牘遽取驗視吏齎文案至公云既有往例受

之。無得伸仰昇櫓於舟，截之而去。衆始愕然。

曹爽擅政，司馬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會河南尹李勝將莅任荊州，來候懿。懿乃使兩婢侍立，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湯，從粥流出沾漬胸臆。勝曰：外間傳公舊疾偶發，何意乃爾。懿微舉聲作呻吟狀，問新任何方。勝曰：本州。懿故曰：君徙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得相見。雖有二子，皆不肖，願以相託。勝曰：當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忝荊州也。懿乃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遂倒身臥。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為慮。爽遂不設備，尋果為所殺。

明崇禎末李賊自成流毒四境多購嶄黄人爲間或携藥囊爲醫卜或談青烏妨布星家言或爲緇衣黃冠或爲乞丐戲術或爲肩挑買賣或爲皮鐵襍藝分布江皖諸境混何虛實甚至癸未會試於路邀截赴京舉子說誘打合爲之貲緣中式以作內應以故破城之日雲合響應一呼咸集人莫測其所從來

如此作器竟儼有大經濟於胸中者何至一敗墮地乃爾

李元平參汝州募工徒葺理郭李希烈陰使勇士數百人應募執役版築元平不覺希烈乃遣將以精騎奚至其城版役內應遂縛元平而歸

一童子隨主人宦遊從縣索馬甚駑棄後一人得駿騎馳而來乃縱轡佯泣因問何故答曰此馬奔逸絕塵我年幼懼覆而傷後來人以為稚弱可信且意馬必更佳因與之易童子得馬遂加鞭揚轡而去後人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宋高宗時京師忽缺見錢市肆皇皇秦相檜知之一日忽呼一鑄工鑄變以五千錢當銀二錢鑄之戒曰此錢有旨數日即不使可早用去工遂出傳不三日而見錢頓出又值都下貨賽若之見銀府升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來至促者絡繹奔呼而來諭曰適已有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將廢銀不用矣約界千串非院官唯唯而退急命工連夜為之富家

蜀之盡出宿鏹爭買帛貨物價頓昂銀溢於市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孫臏爲師以救韓臏直走大梁涓聞之棄韓而歸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已過半矣乃倍道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因斫樹白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夜火舉而發涓至樹下見書果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潰涓自刎乘勝大破魏軍虜太子申

曹操攻漢中破之有歸意司馬懿進言曰今既克漢中益州震

勸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乃
引還
楊修爲曹操主簿欲謀立曹植爲世子丕患之以車載廢簏納
吳質與謀修走白操不暇告質質曰無害明日復以簏載絹而
入以搖之修復白操推驗無人操疑始釋由是出入無忌
宋高宗時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次及官家王夫人嘗
出入禁中一日獻仁太后與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
妾家頗有當以百尾進歸告檜甚咎其失言乃以青魚百尾
之以獻太后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丁謂竄崖州家寓洛陽常作家書致洛守劉燁祈轉付家因戒

使者伺守會僚衆時嘗呈逆爕得書不敢隱即以聞帝啓覩
其語多自刻責敘述受國厚恩無由得報戒家人切勿怨望帝
爲之感惻遂得改徙雷州

遣愁集卷之八

一集憨頑

生而癡騃長而癡愚蝦蟆不知鹿馬不區常如夢囈慣似醒酣若彼頑皮名曰憨哥集憨頑

晉惠帝為人癡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大饑百姓餓死近侍以告帝曰何不食肉糜

唐宋遙苗晉卿主選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為選首安祿山言於玄宗乃召入面試奭手持試卷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

宋明帝奢費無度府藏空虛乃私令小黃門於殿內掘地埋錢

以爲私藏軍國有事不輕動支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賊圍城不敢詣廳視事文符須發者則於窓隙中出入鎖閉宅門不放人行動及賊發城乃身入櫃中戒其奴曰牢掌匙鑰賊來慎勿與

北史庫狄連性愚僻居室常患蠅乃呼守門吏杖之曰汝所司何事乃故放其入來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揚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文禮倉卒見之便大慟哭吏曰是長史姊也何爲哭之李乃悟曰我固無姊向亦怪道

有李公者人號迂仙嘗山遺溺於道觸之見蹤但叉手臨其

揮拳絶不發一言亦不遜避見者奇之爭問何意曰倘或鬭彼自償命我正欲其鬭鬭〇又嘗被酒大醉走經參政宅當門嘔噦閽人呵之曰何物狂生向人門戶泄瀉迂仙覩視曰還是汝門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我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對汝口迂仙指其嘴徐徐答曰想老子此口頗亦有年〇又家有一坐絶矮迂仙每坐輙嫌其低必取甎片支其四足殊以為煩一日忽思得策呼人移置樓上及就坐低如故因恨日人言樓高乃浪得名耳遂命毀樓〇又久雨屋漏夜數徙其牀卒無就處妻兒交詬急呼匠修治勞費良苦工甫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迂仙日夕仰屋嗟嘆曰命劣之人好不湊巧纔備

昨晚那便無所豈不乾折了也

孫鉅相梁末帝唐莊宗兵入汴帝惶懼不知所出鉅獻一策曰願得陛下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攻庶可待救兵之至帝曰實不足惜顧公之行能了事否鉅俛首思之良久徐曰但恐不易耳

唐薛昌緒拘謹迂僻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奴通語再三然後秉燭造室高談虛論久之茶畢而退或欲就寢必先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始入

俗傳一人性迂腐將有事於細君必曰予非為好色而然也將為祖宗繼血食也欲再則曰將為朝廷添人丁也欲更再

則曰將爲天地廣化育也其亦僻公之流亞歟附識以佐一笑

宋沖晦處士李退夫爲人迂矯居京師擕種鷄冠花俗傳須口說褻語則花開必茂退夫撒子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不絕忽有客至命子畢之子執餘種云家大人已曾上聞乎小子不敢所瀆

齊主問南陽王綽曰在州以何事爲樂對曰多聚蝎於皿器貯蛆其中觀之最樂帝即命試之喜噱不已因撫綽背謂之曰既有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暑不敢忤但敕虎賁不得進大荊

于私心自喜以爲得計

漢靈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善作家居無私蓄乃開西邸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又作列肆於宮中使諸采女嬪妃更相盜竊爭鬭自着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又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相爲倣效驢價遂與馬齊一日問侍中楊奇曰我何如桓帝奇曰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齊後主言語澀吶不喜見朝士非寵私狎暱未嘗交談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陳主聞隋兵至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耶孔範曰

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敵軍豈能飛渡仍奏技縱樂
賦詩不輟遂亡

唐主善音律故寵伶人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
優名李天下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莫敢出氣

宋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得幸數與郭后爭一日尚氏於帝前
有侵后語后怒批其頰上自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以示呂夷
簡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后之議

宋有愚人得燕石誤爲玉什襲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往觀
之主人端冕發篋客見而掩口胡盧曰燕石也主人大怒曰盲
瞽之言藏之愈固守之愈謹不復更以示人

後漢劉禪降晉封爲歸命侯一日預宴司馬文王問曰還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私謂曰何如此言若再問宜泣告曰先人墳墓遠在蜀中無日不思庶得邀恩放歸會王後問禪如正言因請爲哭狀若無淚乃閉其眼王笑曰何乃似郤正教語耶禪驚曰誠如尊命王自此不疑竟得令終

明漢王高煦反宣宗親討之勢窘出降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降爲庶人至京師鎖禁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良久方有寬恤之意庶人乃出不備伸一足勾上仆地上大怒命壯士舁銅缸重三百觔覆之庶人有力項負而起乃積炭繞缸如山燃之逾時火熾銅鎔化爲灰燼

明天啓中崑山有一富翁酷好丹術遂爲丹客所欺盜去千金忿甚乃懸百金爲賞以物色之踰數日或報客在東門外酒肆中聚飲密借覘之果然索賞而去主怒急入肆正欲發話客笑容可掬欣然起立遽携主人手止之曰方與衆有約勿攪吾座君物具在且歛三杯當即奉還主人喜而信之坐與劇飲連喚酒肴雜沓而至客起小便伺間遁走候久不來問同席者皆云偶此羣集初不相識詢之店家云彼來說是你請他訂此相候鈔自公出其人無奈只得算還酒價始悟報信者亦其黨因貪重犒并求設騙耳衆詢其由皆爲一笑

始騙其銀毋不奇妙在并騙去賞物更妙在復騙他自出酒

錢弄得他脚脚踏空巧極趣極總是貪之一字使之孽由自作怪不得別人天下利之所在往往如斯不獨丹術一輩誤人也

隋煬帝性發暴然復敏捷善悟自知所爲非保國之道嘗引鏡自照嘆云可惜好頭顱不知爲誰人斫去

宋主昱嘗直入領軍府見蕭道成晝臥裸袒令起立畫的於腹引滿將射之道成曰老臣無罪乃更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

天啓四年甲子獲山東妖首王好賢好賢父森以救一妖狐狐爰斷尾藏之用以招人人聞異香皆願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歸應森死遺貲百萬好賢以此購募勇敢欲爲變亂密約景

州于弘志濟州徐鴻儒三方並起徐以他事先敗詞連好賢王詎捕逃去後爲揚州捕役所獲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二十餘年不意一旦至此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若更遲數日吾輩横行天下矣

己卯六月江西寧王宸濠反用鄉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詐傳武宗遊恣不道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夜集劇賊吳十三淩十一閔念四等飭兵待旦給三司巡按入謝就宴擒捉相顧惶遽獨孫燧許逵正色辨論極言不可濠怒喝武士縛出惠民門斬之時當烈日晴朗忽然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各官悉枷鎖下獄奪船順流而下攻南康九江

諸郡七月提督南贛軍務巡撫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逆舉馳入南昌濠解安慶圍奔還救至鄱陽湖督師與戰大敗就擒初濠將反婁妃獨號泣力諫不聽既就執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追談往事即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今日至此悔恨何及

己卯八月王守仁雖擒宸濠捷音急遞未至上欲假親征爲名以遂南遊之志遂下詔南征出師駐涿州良鄉守仁捷奏甫到上令退回待駕至南京另奏梁儲等屢請回鑾不聽遂下江南守仁奏言請獻俘闕下而江彬朱泰等謂當縱之鄱陽俟上親與交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夜過

山張永已候於杭因與共謀始信永無他志即以濠付之上已至南京復命張忠等統領邊軍萬餘往江西搜捕餘黨紛求微隱羅織平民濫肆誅戮沒入貨財不勝繁擾忠泰復矯偽詔急召守仁因不即赴即讒於上前言其必反永聞之乃密遣人報知令其疾來以釋上疑聞召即行忠等復拒之於蕪湖使不得進守仁無奈因入九華山僧房晏坐永勸上遣使覘之乃曰守仁學道人也召果即至安得反乎命仍還江西照舊供職

明末闖賊破京懷宗殉難福王聞變即位應天乙酉春祭先帝於雨花臺誓衆出師人心忿忿號泣震天及馬士英阮大鋮至嬉笑自如歡飲竟日惟講房術無一語及國事觀者咸解體

宋丁晉公爲饒州通判同年白稹爲判官稹一日以片紙假貸錢五緡公笑曰榜下新婿京闈富室豈無半萬遺物聊持懽我故撓之耳乃簡於書尾云欺天行徑我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

嘉靖間武定侯郭勛恃寵肆惡藏賢論其假威逞虐勛疏辨上猶優詔答之已而六科都給事中李鳳來等交章劾奏勛疏求去上允之命給以敕勛還第勛故不領復疏自陳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敕等語上大怒曰勛語如此不遜強悖無禮著逮捕勘究於是工科高時等盡發勛奸邪事坐殺人律死斃於獄

嘉靖壬寅、上幸曹妃宮宮婢楊英等、俟上與妃睡熟乃以組經帝頸謀弑有張金蓮者覺之走告太后馳救得免詔并曹妃殺之後上以妃亦在寢間當不知情常憫念其冤

正德好養畫眉日令光祿進子鵝頭數十以作食少卿楊璋上言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得許多子鵝且傷殘物命有乖好生之義上怒命中涓詰責并着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襴跪午門外傳旨降三級調外遂謫知瀘州

王戎性儉嗇、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既富且貴每嘆號鞅掌與夫人晝夜執牙籌會計

一集懵懂

無酒而沉不醉而昏憒憒爾形夢夢爾神不識不知無性無靈溷溷沌沌虛度光陰焦懵懂

莆田陳音字師召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從者不聞竟引歸舍師召謂至其家升堂周覽曰何此居境界全似吾家又覩僮廝曰此我家物緣何在於此既見家僮出叱曰汝何故亦來此僮笑曰故是我家師召悟曰怪道甚是相像一日浙江楊文卿是刑部郎格師召飲竟至戶部郎山西楊家去時尚蚤楊猶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不見酒

肴乃曰觴酒豆肉足矣無勞盛饌楊愕然莫知所以強應之只得入告家人使爲設具饌而浙江楊家使人至白以主人候久始悟曰乃汝主耶我誤矣遂一笑別去○又嘗隔宿具饌延客明蚤竟忘之反造其家隻際將午不申速來誤甚久客無奈反治具留款頃之家人來促上席師召未審視疑是別家來邀怒謂之曰汝請去我主人我待何如家人道所以乃駭然遂拉之同去○

劉髦二子俱進士長總入京公送之登舟上跳以手援之郡守來送見而微哂公曰府公笑我乎若不相扶倘跌入水更可笑也後次總入京時公臥病呼至牀前謂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

寄回明日登程諸親友畢集忽呼次媳曰勿忘昨夜枕上之數衆皆愕然媳爲面赤迨述其故無不撫掌

張士誠中年全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又耑聽王敬夫蔡彥夫葉德新三人用事時作十七字詩譏之云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日西風起乾鱉

匈奴使韓邪入朝自言願壻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復上書願保塞上復以爲使郎中應侯以十策論其不可乃使將軍許嘉論止之單于謝歸戚昭君出塞去稱之爲明妃號胡閼氏音烟支即皇后也

趙飛燕爲皇后比婕妤時寵少衰女弟合德絕幸教爲昭儀居

昭陽宮后居別館無聊多通侍郎宮奴成帝了不之知劉向爲敘烈女傳以進欲與一悟終不知省

晉王濬治水軍作舟艦蔽江而下吳彥請增建平之兵以塞其衝吳王不聽乃爲鐵鎖橫斷江路自譽曰鎖截江面北軍豈能飛渡

梁主好談玄闡魏兵至尚講老子於龍光殿百官戎服以聽及攻城急反者開門納魏師乃焚古今圖書四十萬卷嘆曰讀書萬卷乃有今日文武之道盡矣遂降

崑山周汝礪字用齋性絕呆爲諸生時寓處館值黃姜日見主家曝衣問何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因曬書籍

及夜修衣服館童知其憨乃竊去數件周詰其少童猶云想爲烈日所消耳周竟不究但連云不曬得也罷可惜可惜僧舟行見來船過詢其快鶩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當造兩來船豈不妙哉後成進士吏部過堂令通大鄉貫誤爲大鄉官遂對云敝鄉有申瑤泉狀元吏部亦其憨遂使去出謂同人曰尚有王荊公未言適見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初任縣令既升堂端坐不諳吏書發簽怒曰猶賊奴幾想得一徒破爲汝攪亂矣及居家適裴東王元美避先司馬之難往弔之誤詣王荊石學士宅將學士以省親在告餘衣出迓周不審[illegible]哥稱者再學士云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尚未知尊

公耗耶已爲朝廷罷法矣學士笑云得毋弔鳳洲乎周始悟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徽原刺周日不須見還郎須公致意可也其一生憒憒多類此

李希烈圍襄陽姚令言將兵五千入援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冀得厚賜及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豐溢不如相與取之遂斬關而入上與太子諸王出北苑門諸咸陽府藏一空

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之經月城中食盡時供御僅有糲米二石每伺賊休息夜縋人出城採青蕪根以進嘗遣一健卒出覘

賊其人憑以若寒乞賜襦袴上求之不獲竟悁怨而遣之城將陷李懷光李晟倍道入援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泚賊遁歸長安盧杞恐懷光入朝禍及於巳乃說上曰若令懷光乘勝攻長安可一舉滅賊因詔引軍屯便橋與李晟刻期進取懷光等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甚怏怏而去至中途頓兵不進表杞罪惡衆論諠譁上不得已貶爲新州司馬

唐主酷信浮屠募人爲僧及萬計每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經拜跪手足成贅宋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辨者爲僧往見之與論因果性命之說唐主益重聽信謂之一佛出世不復以治國守邊爲事

宋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宜賜遠竄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絕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懇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更衣帝卻之曰勿易留此以旌直臣翌日盧航奏禾狂言竟貶禾監信州酒稅

既知其直衣且不易而卒貶之眞憒憒極矣

宋徽宗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眞達靈先生靈素善妖幻大言帝喜其如龍貴自是大興道教紛創殿宇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秦檜還至越州見帝帝謂近臣曰檜忠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聖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且守且和而專意息兵則自檜始

元忽必烈圍鄂州賈似道懼密遣人詣元師請稱臣納幣許之拔砦而去似道乃匿其議上表言鄂州圍解江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

宋度宗即位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見帝必答拜稱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之為周公

安祿山生日明皇賜賞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三朝洗（楊乾娘近寵又無怪其然）祿山兒用襁褓裹之令宮女舁之而行喧笑之聲達外上問何

故左右以洗祿山兒對上往觀之大喜因賜妃洗兒金銀錢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醜聲頗著上並不疑

武三思與韋后通中宗不知一日韋與三思雙陸而中宗居傍時爲點籌

會稽天寧觀有何道士居東廊栽花釀酒好延賓客一日有道人覩其偉善談論款門求見何欣然款留未幾有婦人張懷素謀亂即前道也何亦坐係獄良久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謝絕忽又有一道士亦美丰姿多伎術西廊道士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罵閉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靈噩旋得上幸貴動一時賜名靈素下日一飯之恩無不厚報若水乘驛赴闕官至慈

珠核覉父母俱得榮封而何老以嘗篤故日夕憂懼恐禍及
會若水以書慰之道林不為介意始得稍安
漢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立贇乃止曰吾兒為帝亦
復何求李驤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宜疾引兵踰太行據
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彼不敢動否則且為所賣
崇怒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及威弑贇乃哭曰悔不聽
忠臣之言以至於此遂更名旻即位於晉陽
謝安石年少時請阮光祿論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謝不即
解重相咨詢阮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杭州有富翁性貪而淫客有煉丹術者知之乃盛飾輿從日攜

美妾泛舟飲於西湖所羅器皿盡皆黃白望之粲然動心㶣目（前以財色二字動之）翁見而艷之因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厚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翁遂延客至家并其妾偕來出二千金爲母擇日使煉之客入鉛藥鍊十餘日客紿一長鬚奚至狀甚倉皇紿曰家中內艱求速返客佯大慟謂翁曰事出無奈亟去便來煩主君同余妾守爐但須慎之臨行再三致囑匆匆而去去後婦頗爲艷裝與翁調笑翁不知其計遂與私媾綢繆備至曲盡恩愛約及數宵客忽至啓爐一視頓足大驚曰事敗矣似有穢觸之者因詈主人無行欲掠治其妾翁不能諱復出厚鏹謝罪客携妾作快快狀去翁猶以得遣爲幸及視所存銀器皆係僞物妾亦典妓

爲驪丹毋已頂鶴去久矣

貪之一字已是大病更加以淫愈爲難治客擀知其病所從對症下藥始動以財繼述以色那怕你不入他圈套

晉簡文嘗出遊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答云是稻帝深以爲愧還宮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明天啓元年辛酉陝西會寧縣關寡婦家黑牛產一犢光焰四起渾身絲膚遍體斑文婦以爲怪擊死棄之野凡四閱月絕不臭腐府守始知爲麒麟具憲以聞

稱熹宗朝逆璫魏忠賢弄權都御史楊漣疏參二十四罪有旨切責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遵素許譽卿等又交章劾奏悉

以罪去工部郎中萬燝就陵工叅論廷杖一百削職爲民閹臣
葉向高救疏幾入燝已爲內侍羣毆立斃復逮延城林汝翥林
翥未經受杖而先須命於中官之毒毆因亡去自詣遵化巡撫
獄都御史孫瑋合十三道潘雲翼等連名疏救不允竟執前旨
杖之幾死先是逆璫內侍疑葉向高匿之百餘厰衛直入私寓
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怒甚備悉陳奏竟置不理
崇禎十二年九月特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
賜上方劍先斬後奏并督師輔臣銀印一顆給金四萬賞功牌
一千五百蟒紵緋綢各五百疋辭宴於平臺後殿手觴三爵賜
詩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十三年二月復給金萬兩賜

斗牛服又賜海騮馬一匹騮馬一金鞍二副其駐襄陽調兵會
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次荆門立大勳營
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
降丁悉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山師之塵恩遇之厚莫盛於
此然亦竟無成功

成化中江西人李孜省為吏坐贓事發廵按楊守隨逮問充軍
逃至京貲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復改上林苑監
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令書小帖
以所賜圖書封進

嘉靖十三年田州廵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事聞下督撫議蘇

厚賂督寬因議曰兩江久苦兵革邦相逐毋淩下蘇爲衆殺怨除累其弟同官之如故諸上官拊膺嘆曰殺人不罪弒主無刑吾輩手足胥腸皆懸侯旁矣於是悉解體

嘉靖癸卯陶仲文以異仙術得幸賜名秉一眞人旋加少傅少保復加禮部尚書兼少師尋加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復蔭其孫敏爲國子生